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

西 洋 三 千 年
教 育 文 獻 精 華

譯 林 宗 徐

G 40-095
882



016501

西洋三千年教育文獻精華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



羅勃·烏里其
徐宗林 著



S9002402



幼獅編譯部主編

中華民國 臺北市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五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七十年十二月四版

局版臺業字第 3 4 1 0 號
總經理：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6 之 1 號三樓
臺北市北漢街五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七三七號
郵政劃撥：進印印刷有限公司
基價：三元五角八分

原序

在教育實施上，我們仍在四處摸索中，因為，我們對於未來所知的是如此的少，而且對於以往，也並不是毫無困難的全然瞭解。教育不僅是人類最偉大的事業之一，直接需要家長，教師，教育家，學校行政人員，以及作為教育領導人之大學校長從長計劃，而且，教育也是文化自身演進的一個久遠的歷程。此一歷程，要通過對於人的本性、需求與靈感有興趣，同時也有能力作深入的觀察與研究的特殊人才，才能够完成的。

在教育上，只要日常的計劃，實施，建設，長保由整體文化演進之泉源來滋潤，教育和文明二者便均處於健全的狀況；當教育設施與文化演進失去連繫時，教育和文明也就顯出病態，而危機就發生了。

我們目前正處於此一危機之中。毫無實效之忙碌的程度日增，文化深度和文化連續性的感受比例地日減。本書的目的即在企望對文明之表層與其深度間已失去連繫的重建工作有所幫助。或者可以說，其目的也就在於普通教育之重建；普通教育之涵義，不在於僅僅教育之普遍性。而是要在易於顯露與原子活動的背後，灌輸以一般人類價值與意義的概念。

因此，如果在本書裏，大量地從孔子、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世紀神學家，路德、伊拉士莫斯、盧騷、裴斯泰洛齊，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予以摘錄，則其目的並非為此等學人——他們並不需要去加以摘錄，而是為了我們的緣故。爲了這個理由，我也大膽地希望，這本書將不僅由教師來讀，或者學教育的學生來讀，而是也讓那些對文明價值，不看作僅僅是一種事實的承受，而認為對吾人的情緒，理性及目的也無時或缺的人們來讀。

所有像本書一樣的書都有顯明的缺點：即所有的選輯，都是由編者任意挑選的。值得提出的作者，是很容易加倍計算的。而且對於這些作者，有爲什麼僅僅選錄了這些部分，而不選那捨棄的部份之疑問？尤其重要的是，除非把這些摘錄當作導讀指引，否則會發生誤解的。

至於企圖更進一步全然瞭解到包羅於此（從柏拉圖以下）諸作者的生活與思想，以便更進一步探究原著作的讀者，可以參考本人一九五〇年，紐約美國圖書公司（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所出版之教育思想史（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因爲，本選集最初之原意，即擬作爲該書的姊妹篇。

譯序

本書原名爲“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羅勃烏里其（Robert Ulich）所編輯。該書初版於一九四七年，一九五四年四版時，曾予以修訂一次；十一年之中，先後已經出至九版，可見本書頗爲流傳，而爲一般歐美研究教育人士，所樂於借重的一本參考書。

書中所包羅的教育名著文選，首由亞洲的印度及我國老子道德經，孔子論語開始。緣因譯者意欲介紹西洋教育思想方面的資料，所以，這一部份材料，並未予以譯出。其次卽爲希臘，羅馬時代，古代及中世紀基督教會中的教育思想家，伊斯蘭，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家，以及近代教育思想發展方面的選文。書中部份名著，因涉及聖經方面的材料，宗教信念的色彩比較顯著，亦未將之搜羅於譯述之文中。故而，本譯書之主要用意，是以譯述頗具影響力的西洋二十一位教育思想家文獻精華之摘錄爲主。

再者，原書每一位教育思想家之名著摘錄前，烏里其均撰有短文，以爲之介紹；爲比較詳盡起見，曾斟酌參考其他書籍，加以補充。因而，就整體原書結構而論，本書因限於篇幅，僅能稱爲節譯。但自信選文，已包括了一般西洋教育史中，未見提及到的教育思想史料，而這二十一位教育思想家，亦足以堪稱爲西洋教育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又中世紀的教育思想家，原書網羅亦甚衆，因爲，中世紀的教育，不論是教育的思想和教育的實施，無疑的，均瀰漫在基督教的思想下。教育的基礎，也就植基於教義的保存、發揚、以及理想的基督教徒的培養上；表徵在教育的形式、目的、方法、教材等各項實施上，都極其顯著的是處在當時神學思想的孕育中。但是，這等

教育思想史料，普通討論西洋教育史之書籍中，都付之闕如，甚少加以深論。本書所提供的資料，不僅揭示了有關基督教教育的見解，而且，也反映出當時基督教教會人士，對於非屬於基督教文化的希臘哲學與文學的一般取捨態度。尤其對於中世紀中有關文雅教育的課程——七藝，闡論至爲詳盡，他處甚少得見。

本書於譯述中，曾多次請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趙雅博教授，並承國立臺灣大學屈萬里教授熱心激勵，以及幼獅翻譯中心之獎掖，始克能將本書順利刊印成冊，內心至爲感謝。至有關譯文之錯誤與否，皆應歸咎於譯者之學識淺陋，能力之不逮，與上述諸先生無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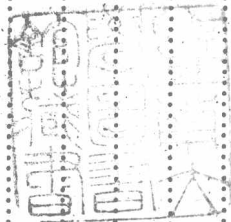
翻譯過程中，均係利用公餘之暇，陸續譯出。深怕時間倉促，錯誤之處也就不少。是故衷心祈求教育界先進，賜予指正爲禱。

徐宗林

五十九年謹識

目錄

柏拉圖	一
亞里斯多德	三五
蒲魯塔克	六五
坤體良	七七
達坦	九九
聖奧古斯丁	一〇七
約翰吉爾遜	一二一
哥塞勒	一三三
凱赫頓	一三七
西維奧	一四一
路德	一五五



蒙泰因	一八七
培根	二〇一
康米紐司	二〇九
洛克	二二一
盧騷	二四七
傑弗遜	二八七
裴斯泰洛齊	二九七
福祿培爾	三二七
赫爾巴特	三七五
杜威	三八九

柏拉圖

柏拉圖 (Plato 427-347 B.C.) 爲喀里克狄奧 (Ariston Perictione) 之子，父母均爲雅典望族。幼時即有志於政治生涯，此可從其理想國 (Republic) 第十七篇 Epistle 中窺見端倪。稍大即隨蘇格拉底 (Socrates 470-399 B.C.) 遊學，因蘇氏被判刑，而於西元前三九九年後，流亡於麥加 (Megara)。此後遊歷於埃及、希臘各地，以及意大利。西元前三八七年後，柏氏建立學院，以系統的制度，配合哲學的及科學的研究方法，以探討社會諸現象。

理想國所集中的問題，是倫理性的，探究公正 (Justice) 爲何？以及其他一個公正國家應該具備的諸德性。而哲人統治者，是他教育實施的一大目的。哲人的德性基礎，是知識的，而知識之基礎是善。實際上，真正是符合了蘇格拉底的名言：一切德性都是一件事——知識。其次，德性的調和與統一，也是其中主要的論題。

柏拉圖的哲學思想，是奠立在他的觀念論上。認爲一切現象之根本，均是觀念的；觀念是永恆的，不變的實體，是萬物之實體。由於他極力強調觀念之實體性，故而，將吾人所經驗之環境，區分爲現象界與觀念界。前者

爲變幻的、無常的、暫時的，亦是吾人日常所接觸之環境，而後者即爲不變的、永存的，吾人理念中的實體。觀念的世界，包含了真，善，美，公正的型式，然而，日常吾人所接觸的世界，則是物質的世界。但是，物質的世界，是變動不居的，幻覺的，不實在的，任何物體，均非完美的模式，更非完整的物質最後形式。

柏拉圖不僅是一位哲學家，而且事實上，也是一位教育思想家。因爲，我們從他的理想國中，清晰地可以了解到他對教育整體實施的看法。柏拉圖的教育思想，着重在理想之統治者的培育上。他因各人天賦才能的不同，而分人爲三種：有銅鐵原素的人，是人智上最低的一個階級，其性情是嗜慾的，僅能從事商工事務之活動。有銀原素的人，是次級的人，可以養育成一般性的衛國戰士。而真正含有金原素的人，則是稟有天賦的才能，可經由三十年的磨鍊，透過教育的措施，而琢磨成爲哲人，爲理想國的大臣，國家的棟樑，人羣的豪傑。

在兒童六歲以前，教育的初期，是所謂養護階段。教育的內容，是各種的神話，童話，故事，韻母。六歲至十八歲，是身心鍛鍊時期，教育的內容，是體操與音樂，但真正的目的，是身心的調和。十八歲至二十歲，是體育軍事化實施階段，着重嚴格的軍事訓練。二十歲至三十歲，十年的時間，主在研究算術，幾何，音樂，天文；三十歲以後，再經過挑選，最優秀而智慧超人者，始允許繼續深造，專門作思辨性的哲學之探討，其科目主爲辯證法和形上學之學習。三十五歲之後，再經歷十五年的時間，對社會事務加以親身之經驗，然後，始被認爲具有了從事政治活動，領導羣倫的能力。而柏氏在其課程中，重視哲學和數學的功效，不時顯現在他整個教育計劃中。

其次，即柏拉圖爲了符合其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因而在人類本性的劃分上，也就擬訂出相互融合的說法來。而其教育思想，亦可說是爲了達到其政治構想之實踐的一種工具。從理想國中，有關教育措施的主張看來，柏拉圖所熱衷的教育對象，並不是國民之全體，而是對國民中，俊彥之士的一種優先教育。教育在理想國的社會中，是一種選擇的制度。

理想國一書的影響是表現在西洋教育上之重視智育的實施，着重抽象化的知識，以及身心二元論之教育等。

本文選自柏拉圖之理想國，由 Paul Shorey 翻譯，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

理想國

第二篇

(十六) 蘇格拉底「因此，我們不能肯定地假設，在人也是如此嗎？如果他能够對親友恭敬有禮，那他必定是一個本性喜愛智慧而精益求精的人了。」「好吧！就讓我們這樣假定吧！」格羅肯 (Glaucon) 回答着說。「可是，你得承認，愛智的人，有着高尚的品性，動作敏捷，孔武有力。這將是真正而優秀的國家保衛者們所應具有的品性了。」「當然」，他說。我接着說：「這樣一來，這些就是保衛者的品德基礎了。不過，我們怎樣教育和陶冶並培育守國的保衛者呢？這個論題的探究，必定會使吾人進而區別一下，我們談論的目的何在——我們原來的目的，是在辨別國家之真正公正和非公正為何，——是故，吾人必須省却冗長的討論，並且，不致於引出惱人的長篇大論。」

(十七) 「那麼，我們的教育方法是什麼呢？是否創造一新而好的教育，遠比遵守舊的教育來得難？在我

想來，教育就是以體操來訓練體魄，以音樂來培育心靈。」「是的。」「不過我們教育實施的開始，音樂是先於體操？」「當然了。」「在音樂一科目中，你不把故事包括在內嗎？」「包括。」「故事有二種，一種是真的，一種是假的？」……「然而，如果讓我們的子女，隨意地去接受一些不盡其實的教師之教誨，並接受了與我們成人期望所相反，不願意孩子們長大成人後所具有的心理，那時孩童們的心靈不就受苦了嗎？」「我們將盡力去防犯。」「因而，我們好像首先需要限制某些故事作家，要是他們的故事是好的，可以接受，否則就得反對。由於這種見地，我們將鼓勵孩子們的母親，護士，用適宜的故事，講給兒童聽，以便塑造孩童們的心靈，母親決不是僅僅把孩子養育下來就了事。不過，現在絕大多數的故事，我們必須加以禁止。」「是什麼樣子的故事？」他問。……「首先，」我說：「是與大家極度關心的事實，有着很大的出入的謊言。編故事的人，實在不必臆造，猶如斯（Uranus）怎樣奉赫士奧得（Hesiod）的命，對克羅諾斯（Cronos）做了甚麼，而克羅諾斯又怎樣復仇雪恨，因此，克羅諾斯傳到他的兒子，就有着許多的苦難要受了。退一步講，假如這些故事是真的，我想也不應該逐漸地，講給毫無思想能力的幼稚小孩子聽。最好是不說這一類的故事，讓它們無聲無息地消逝。如果有必要而牽涉到，也祇許少數的人在秘密的誓約和祭禮之後，絕不是虛應其景的，而是在隆重的祭禮之後，才許聽的。」「我們也不應該讓未來的國家保衛者，聽一些神與神相互挑逗打仗，鉤心鬭角的陰謀等等——因為，這些並不是真實的——否則他們耳濡目染地不以相互爭鬭為恥辱，因為年歲輕的孩子，並不能够辨別，何者為事實，何者不是比喻；要知道，那個階段孩子的心靈所吸取的意見，將會是難以忘却而且是不變的。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或許應該善盡吾人的能力，讓一些符合德性的故事，首先講給孩童們聽。」我說。

第三篇

(一) 「關於神的故事」，我說，「我們必須決定是否在孩童時就講給他們聽，如果孩子們能對其父母，及所信仰的神，恭敬有禮，而對朋友相互禮讓，則關於神的故事似不應多講。」「那是我們的看法，我相信這是正確的。」「由此，如果他們是饒勇非凡，那麼，是否應該將我們的法則延伸而把能够讓孩童不怕死的故事包括進來，你會承認一個勇敢的人，却有一顆貪生怕死的心嗎？」「不，我絕對不承認。」他回答。「還有，假使一個人，相信有陰間地府，你想他會不畏懼於死亡，而能在戰場上，視死如歸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戰至死，而不為他人的奴隸嗎？」「絕對不會。」「這樣看來，我們也應該管制一下；類似這樣的故事，就該限制編纂故事的作家們，要求他們不可不分青紅皂白地，褒貶在罪惡之淵藪裏的生活，而應去讚美它。因為，他們現在所講的故事，既不是真實的，又不是誘導未來的國家闢士，」……「同時，我們也應該避免悼念名彥聖賢的悲哀文字或故事？」「就這方面來講，是應該恪遵的，」他說道。……「那麼，任何被諛笑吹捧的人，我們大可不必接受，信以為真，說到神時，更應少信之。」「少信為妙。」他說。「因而，我們就不必接受荷馬 (Homer 西元前九世紀) 所提到有關神的話：」

「當他們看到火神慇懃的閃爍與跳躍，於是不減的歡笑者便從神聖的不朽顯現了。」

——我們不應該接受你這樣的觀點。」……「不過，進一步我們應該極力讚美真理。如果剛才我們所說的是

正確的，那麼過錯是無損於神的；可是對人就好像是一記藥劑。很顯明的，藥方必須要醫生開的，外行人是無能為力的。」「這事是顯而易見的，」他回答。「作為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別人，而是適當地為國民的利益，去欺騙敵人的人了；沒有其他的人，可以做這件事；可是，如果人民對其君主不能忠誠，我們就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尤有進者，如果一位病人，或者運動員，不忠實地報告他們的生理情況，給醫生或教練，或者是船上的人，瞞着船長，不真實以告船上的情況，或者船員們不透露他們真正生活的境遇，那就不應該了。」「是的。」他回答。「這時，如果國君在城裏捉到任何說謊的人。不論他是一位預言家，一位醫生，或者是木匠的幫工，國君就懲罰他們，因為他們削弱並損壞了國家的利益，就好像損壞了船一樣。」「是的，如果他這種思想變成了行為的話。」「另外，我們的兒童，不需要自我節制的德性嗎？」「當然要。」……

(八) 「那麼我們就得維持原有的原則。我們的國家保衛者，不可操勞其他行業，只望他們成為維護政權自由的專家；不追求他們使命以外的瑣事，祇追求有助於此一原則的實踐。如果他們應該模仿，他們就應該從小模擬適宜他們模仿的事物——勇敢，嚴肅，虔誠，自我節制，要是有損於他們成為這類品性的任何事象，就應該避免模仿。他們既不應做，也不應模仿其他可恥的事，否則，他們的模仿，將成為未來的事實。你不會注意到，要是從小就模仿的話，模仿的事，就會成為習性，成為身體的(第二)天性，像語言，思想。」「的確是」他說道。「我們自然不願我們殷勤期望的國家保衛者，叫人說他們有婦人之見，行婦人之道，學婦人的言行；或者是夫婦爭喋不休，蔑視上蒼，自詡不已；眼光短窄，自滿自足，甚或憂心忡忡活像一個小婦人——或者甚至比婦人都差，身體孱弱多病，沉溺於情欲或勞役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答應着。「他們也不應該去模仿奴隸，庸男俗女，作奴隸的事情。」「不，這也不行。」……「這樣看起來，如果一個人因其狡黠而能處事靈活，模仿我們城中的一切應有的習俗，腦中滿是他們所要散播的詩詞，我們就應該對這等人跪下，把他們當作神般的敬奉，以為，他們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可是，我們不應該告知他們，在我們這純樸的城中，還沒有過這種人物呢在？」

法律上，他們的傳播也可以說是非法的，不容存在於我們之中。因而，我們應該把他們遣送至其他城市；頭塗着膏並戴羊毛冠，以為送禮。爲了我們心靈的至善，應該繼續聘請一些嚴肅的詩人，而不是些戲謔的狂人或故事編撰者。他們理應學習善人們的言行語法，按照我們先前開頭就說出來的型式，教導我們的衛國戰士。」「如果我們信實，就該這樣做了。」我說着：「我的朋友，我們似乎已經完全討論了有關音樂與講話和故事方面的一切。因爲，我們已經確定應該說些什麼，以及如何去說。」「我也是這樣想」，他回答着。

(十) 「從此以後，」我說道，「就應該討論歌曲和聲調的方式了。」……「你真是瞭解得透徹——歌曲是由三部分——字，聲和韻組成的？」……「是的，」他說道，「很正確。」「既然是字，它就不能有字以外的形式，否則在歌曲裏便會與模式，情態這種規則不相一致。」「對的，」他說。「而且，音樂和韻調，必須跟隨着語言。」「當然了。」「但是，我們曾說過，在語句中，我們不需要憂愁的和葬曲似的字句。」「我們不要」。
「那麼，什麼是像葬曲似的音樂形式呢？告訴我，因爲，你是一位音樂家。」「混合的利底安(Lydian 按：柔婉的靡靡之音)，」他說着，「緊迫的音調，或者比利底安還要高的，以及相類似的高音調的歌曲。」「如此，」我說着，「我們必須迴避這些了。因爲這些歌曲，就連對婦人也是沒有作用的，雖然，她們能稱道這一類的歌曲，讓勇士們離開這些靡靡之音吧。」「當然了。」「其次，嗜酒對一個國家保衛者，可以說有百害而無一利；再次，即爲柔軟，懶惰了。」「不錯。」「歡宴的和柔軟無力的歌，也應該遠離爲妙。」「還有伊奧尼亞(Ionian)和利底安式的，都是鬆弛人心的歌聲。」「你會用這些來教導我們的國家保衛者嗎？」「不，完全不能。」他說……

(十一) 「好的言辭，字音相一致，聲韻流暢，是需要美好歌詞與之相配襯的，正如身心均須要健壯才能培養確實優雅的心靈和品格。」「不錯，」他說。「我們的年輕人，不論他們在那裏，做什麼，都應該追求這等

理想！」「他們必須這樣。」「這些特性，很肯定地說，也存在於繪畫以及其他類似的手藝上，編織，刺繡，建築，房舍修建的手藝等等，都富有類似的特性。就連動植物的養育，又何嘗沒有呢，所有這些工作當中，都有着喜悅和悲痛。悲哀和可惡的韻調，以及不調和，就像是罪惡的言辭，急躁的脾氣。不過，相反的，如嚴肅的與美好的配置，以及美麗的辭藻，都是與之不相同的。」「完全是這樣，」他說道。

(十二) 「那麼我們是不僅僅必須對詩人們加以督導，把詩的內容，加上一些人們所應具備的良好德性，否則，就不准他們作詩；或者，我們也應不時地注意其他技藝人士，不教他們的作品，有任何罪惡的成分，放肆，辭不達意，無風韻。不論是在建築，或者其他技藝的製品中，都不該有這等氣質。如果不遵照的話，就應該禁止他們再從事於這一行業。如此一來，我們的國家保衛者，就不會接觸到有罪惡性的文字或符號了。在教養中，這些有毒的媒介，就如在疫疾當中，吃了有毒的東西；否則，要是讓他們自由地吸取，日積月累，積少成多，毫無知覺地，在他們心靈之中，即使染上了極大的罪惡也不知情。但是，我們必須標舉出那些真正具有天賦的手藝技師。他們能無誤地邊從真正的美，追尋真正的優雅蹊徑。我們的年輕人，就好像生活在豐沃的土地上，可以從四週取得具有裨益的滋養。自然可從美好的成品中，受到其散發的影響。使他們的耳目，都好像微風吹着身體一般，增益其身心之健康。從小就在毫不知情下，去感受純真的理性，習於摹仿，相隨成伴，以及相照相合。」「是的，」他說，「這可能是給他們的最好教育了。」「不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我說：「一個人如果能在音樂中適當地加以陶冶，會使他具有優雅的氣質，因為教育中的音樂最需要莊重，沒有任何東西，比韻律和協調，更能打入人的心靈，而有深遠的影響力。否則，效果就相反了？」……「天啊！這樣一來，我們將不成爲一真正的音樂家了。不是嗎？——不只是我們，就連我們要教育的國家保衛者們——等到我們能瞭解嚴肅、勇敢、自治、仁心的型式，以及類似它們的德性，以及與之相反的是什麼，他們的混合與表現的徵兆，並明瞭它們的真正本質、外形，不論他們的大小，都要相信是屬於同一類的藝術與訓練？」「這樣子的結論，是不可避免的，」他說着